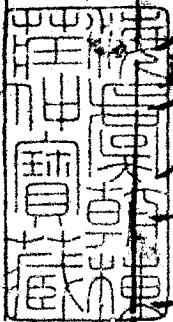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典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僉功虔舉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

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  
啓迪衆志畀以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僇功虔舉脩梁之日惟謹是用告  
于爾神惟爾有神尚祐衆心以相茲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  
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  
克究知父兄閔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官歲時奉祠  
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既畢事將安厥靈  
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屏弟子負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  
其學事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負有某  
某者乃爲淫慝之行以溷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  
無以率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  
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  
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夫扑作教  
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  
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

稽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衆久表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衆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既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釐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奉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尚克膺天子不顯休命尚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  
卜而許以來是故將有以填撫綏寧之也民其敢  
不懽欣舞歌以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齊芬苾以拜  
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  
神是震是拔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專美其賜吏  
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間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  
畎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  
災則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時  
祗承祀典敢不齋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茲荐罹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  
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  
之也不然民飢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  
月祗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潔牲醴酒惟不  
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辭先聖文

熹祗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隳過咎日積雖遭

厥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蒙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疇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憤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祇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顯以布宣教化爲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

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  
堯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真仰稽國典建此學官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禮  
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  
祀配神尚饗

鄒國公云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  
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

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  
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  
編獲啟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  
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官并以明道  
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  
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食此江濱其  
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  
收其疾病之樞以幸免於娑娑之嘆則公之賜大

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熹猥承人之假守茲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

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赦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

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  
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  
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  
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茆  
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  
作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  
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  
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  
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  
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

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真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  
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  
旣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祕丞劉  
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爲遷民也  
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  
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  
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  
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爲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畀符竹使爲此邦輿曳而來亦旣視事以衰眊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蚤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丘則神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率故常按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菁藿祭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于厥禱祠之事罔克專于大王懈墮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

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  
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爲生者蕩悉  
無餘而無以爲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  
者將散而爲盜賊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  
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揅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  
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爲莫若奔走歸  
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  
愆有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  
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弃絕之熹等退而恐懼  
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闡闢造化  
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其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  
無愛而亟爲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扣  
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  
將無以爲收人將無以爲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  
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  
羅拜于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  
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  
尚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

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  
率脩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敬享則斯人之  
願也

###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  
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  
告病吁嗟之禱徧于羣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  
氣日益寒雲旣合而復離禾旣秀而不能有以實  
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明夙食茲土雨暘  
之柄惟厥攸司日者雖致祠懼或不能蠲索以

誠意欲躬走謁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  
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祇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  
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  
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  
休於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解也

### 祈雨文

間以旱災奉詔致禱閱月論時雨不可得稻之早  
熟者什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爲禮樂與辭者亦旣  
竭矣欲水湫淵諸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  
則又念夫稻有晚出而未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

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己躬詣靈液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爲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爲事今人之急如此神若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且浹于四封惟天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春禱秋報國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怠比者徧禱神神非不加賜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者淺爾爰陳嘉薦敬脩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存懼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之急而又相與勩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筭死生係之非常歲比也乃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濫小麥之未收者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沒其顛又將無復西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鎮茲土其必以顧而哀之汎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喜筭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敬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告

禹廟云王威神在天降命茲土

謝晴文

乃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  
麥收稻植人得追其溝壑之憂既有日矣熹等敢  
不躬拜祠跪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  
大恩賚以豐年驅其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  
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為無窮其食於茲土為  
無愧

祈雨文

吏既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其  
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故熹往者  
嘗輒有請於神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  
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為然若今之旱則自浙  
河以東為州者七無不告病瘠之民凜然日有  
狼顧之憂乃不齋被奔走以告于神其將安  
歸命敢扣祠庭頓顙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  
憐之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  
戌具位朱熹謹以清酌之儀敬昭告于先聖至聖文  
宣王熹竊聞道白首無成德薄能鮮復叨郡寄

泣事之始載見祠廷永念平生恒焉內疚尚靳啓  
佑俾度真心毋悖所聞以速大矣謹告

判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李國公先師鄒  
國公素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  
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  
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  
殺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  
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  
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應有  
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  
世工以具告熹適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  
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  
式相其行萬卅幸甚謹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之死不變  
蓋所謂一卅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  
高風爲日旣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  
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愧焉  
炷香酌酒敷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之死弗渝願我黷蒙舊勞嚮往聲茲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讒口去郡卧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獲奉餘規永惟先人實同聲氣載瞻劔履感慨增深敢薦馨香尚祈昭鑒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廟學實公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慮抑有前聞薦此芳馨豈專報享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高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有華風惟爾三賢實爲首倡稱思未泯延及于茲報事之虔吏不敢廢謹告

謁蔡端明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茲郡歲時

雖久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熹雖不敏實  
仰高風泣事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  
我來伊始稽率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熹  
奉制勅來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喜蒞事之  
始祗歎卹祠敢竭愚衷與神爲誓修身奉法節用  
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毆除疫癘時節兩賜  
人所能言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而誅神或不神  
則又奚咎有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爲貴社稷  
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  
制使凡爲守令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  
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奉  
舊章尚祈昭鑒謹告

準即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



虞命有司式稽舊典嶽祗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  
臣悉嚴祀事庶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醑着致祠下  
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佑我民以對休命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日■謹遣學生迪  
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  
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  
無窮義長既遠孔子血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  
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  
緒自我周翁清滿之源有嚴貌象欲覩無因徒有  
悵望更以數志閱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  
俾諸生教陳一醇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為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  
沙自沉勇■茲水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惰不供  
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既訖功敢饌靈神敢陳椒  
醕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  
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  
萬世作程三千其從化若時兩維顏曾氏傳得其  
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  
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  
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  
熹以允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  
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  
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  
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廷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  
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  
先師兗國公顏氏邠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  
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  
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  
先生從祀尚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  
掃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  
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  
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它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懼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譴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父深不洎之悲祇奉制書徒切哀隕謹以清酌時羞涓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盼慶寓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尚克嘉之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司承認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顏永隔餘五十年祇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

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  
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爰及故嬪亦得拔聯  
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即薦陳尚期恩靈歆荷亡  
數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脩雅健之  
文追古作者爵壽弗稱隕於半途施及後人叨被  
寵祿追榮七命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  
德之報不其在茲並命帝廷重封霍檢贊辭褒異  
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流日遠生我勞瘁追養靡  
從祇奉命書舍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齊于忝  
近列而君之號又躡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  
能勤力相我實多豈意莫年寵榮狎至君之季子  
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  
聽之尚饗

又焚黃文

熹賴遺訓竊位于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  
矣比以鉤黨發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祇奉

命書以告于寢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  
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丕顯休命頌熹衰頽年迫告  
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未克正小君  
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永念及茲痛恨何極仰  
惟慈廕俯鑒愚衷尚啓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  
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  
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謂熹之秩有列  
內朝降以命書貴其禰廟顧念孤賤不克祇  
奉明恩益深哀慕茲用齋戒致誥寢庭欽惟神靈  
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惟孝惟忠無或荒  
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  
三男在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祇承先訓蒙被賞延  
餘慶所覃益深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  
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

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  
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子  
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  
敢因時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  
出遺德獲祇祀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  
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  
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子既亡藜  
孤孫鑑次當承緒又以年幼未堪跪奠今已定議  
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墊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加  
冠于首乃躬厥事異時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意  
亦令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願歆永永亡斃熹不勝  
未願其諸家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墊等及諸孫  
息使有分職以守門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  
衰病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尚延喘息之間猶當甞  
俛提搃大綱不使荒頽以辱先訓伏惟祖考實鑒  
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大

夫府君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孝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改卜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傅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 時祭祝文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賴茲弱質維望以降胡上反永念劬勞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塗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饗

###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將成蒙神之休幸茲遣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熹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繫神之賴報事敢愆尚其頌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蘋藻雖微庶將誠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若時報事改末句為介以奉

又祭土地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蒙神之休幸茲寧止載惟報享敢有弗虔尚祈頌歆永錫純嘏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頌歆俾我無斁氣序徂遷時維仲夏冬序告中一陽來復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為載念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為為

尚饗唐石改為不任悽愴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  
酌病不能親諒爾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隴餘處改作惟神保佑無牧不  
按行丘隴敬焉敢薦馨香式昭報事尚祈鑒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等處載惟保佑實賴神  
改為丘壠休式薦醪羞尚祈據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謹告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  
方發軔蓬蒿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  
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  
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  
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篋我瓢我糲我糠或漁于  
溪或圃于崗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為養胡考  
寧康以是為樂消搖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

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  
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  
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警效未聞眉睫不揚式訛  
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祕之官典  
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  
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  
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  
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斃豈面而朋所  
趣同轍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  
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  
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歟終  
悔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  
侍公言遠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  
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  
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  
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寞幸  
公獨存爛若晨星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  
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  
之全而歸之公實冥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  
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  
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  
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  
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  
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真隱  
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  
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  
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  
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  
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  
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  
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  
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  
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  
烹也小生卍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  
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  
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  
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

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  
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  
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  
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  
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赴後  
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  
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sub>者</sub>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  
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喜等久依教育  
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綍彌切痛  
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烏乎  
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  
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  
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  
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復於已推之揚之  
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  
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

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于  
澗于陸樓樓之忠永矢弗告謂嘗暫悵尋復詔追  
誰謂一疾而訖於斯烏乎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  
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  
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  
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  
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塋又得上長坂之  
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  
所寄行高文卑紙以爲累日月有時清絲束芻長  
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  
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  
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  
平志道誠篤請操笈篋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  
而發身沒言存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  
幡報德亦取斤奔抱負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  
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  
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  
靜廉不絀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

通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  
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求  
訣嗚呼痛哉兄之明原始反終固但于化以病  
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慤兄  
子謂子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  
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  
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  
空尊長號大慟兄卧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  
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  
白首斑衣內旣懽於榮養朱轡皂蓋外益謹於承  
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  
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  
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病之不瘳遽百年之  
難料悵輻車之旣駕倏丹旄以孤翩行路酸辛知  
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而涕漣嗚呼  
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  
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擊攘以爭先  
以至發廩勸分築倉移粟旣同憂而共喜如合病

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  
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  
表姪宣教郎主簿台州崇道觀朱真謹以香茶清  
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  
呼唯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  
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  
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末墜抗志乎先民  
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

涵停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  
侯寶天脫其羈馭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  
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  
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旣  
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  
陪於廟謀何儂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  
而指陳請昭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  
茲列寧隱屏而就間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閭  
館遂遯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  
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歎公何其樂

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  
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  
之不可情曾不一老之懸遺忽堂堂而逝去與  
瘁之悲詩真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  
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  
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述聞於訃告悵失聲  
而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  
涼涼孰有知予心之鬱陶踈陳詞而侑奠痛人師  
之難遭

祭柯國材文

乘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喜謹以香茶  
酒果奠于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  
鮮知學束書不觀遊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  
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如君苦心刻意探討之  
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信之篤死生  
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  
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闕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肝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  
生何遽至此  
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  
可畏即之可親居人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



肖所怛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  
嗚呼哀哉尚享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  
之澹然兒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  
來兮閔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  
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履復繩約交朋友盡切憫之義處  
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  
未已遽川逝而不留熹久辱遊從多蒙規益睽離  
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  
纏眷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  
永訣終天

祭劉恭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  
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  
敢以清酌庶羞奠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  
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  
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

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  
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  
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  
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  
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葆弗競弗譁屈首受  
書典學于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  
綸綍獻納綢繆訂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  
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  
撫摩哀恫禮賢勸學道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  
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  
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  
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燁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苦  
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  
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  
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  
略旣張惠術四施曾是殍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勲  
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  
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  
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鶴我性鷹隼豈  
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期公

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乎祀告  
戒褻德撫孤古昔所難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  
長號涕墮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  
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  
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  
極下釐庶工登賢屏茲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  
餘忠天胡難謀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  
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  
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  
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  
哀哉尚饗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烏乎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歎惟久彌  
新日月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矧予  
孤生蚤託恩契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寄  
屬良厚其爲感惻豈獨常情迨此詔除懇辭未獲  
義當引道以俟報聞凡公誨言略已遵奉儻未即  
死尚圖厥終輻車之行不遑祖送敢持薄奠以訣  
終天倥偬悲涼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塾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列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䟽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竒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闕閱紀德銘功盍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心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鉢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憊山瓢往酌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  
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  
模察彼羣言之紛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  
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  
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遊巖嶺  
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  
陵我官廬獄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  
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  
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  
數吐數歎時友曾子實向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

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  
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  
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  
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  
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  
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  
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  
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  
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  
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

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  
報尚精爽其鑿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其  
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  
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  
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  
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  
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  
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

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  
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  
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  
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  
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  
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  
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  
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  
而使之來齊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  
不無相知之甚若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

惟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  
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  
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  
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  
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醉也惟兄憐而  
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尚饗

###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  
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  
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謔謔偉哉自明之爲人信

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鷄者也蓋自  
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  
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  
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爲虚心而嘉歎  
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  
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  
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  
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竒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  
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  
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

華汝誼宵分而更僕誼當擇善以潛心母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悃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計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空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亡踈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

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子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曾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日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子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



訊并畏藥而獲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  
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  
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  
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  
心實存炯然叅倚可覺情昏孰泄予秉一慟寢門  
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斲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  
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里考行則羞倚歟我公受材

特異不假修為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  
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  
久斥于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  
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閹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  
擲情來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  
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  
祖帳東門觀者歔歔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  
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  
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  
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

竟以喪告䟽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  
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  
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  
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  
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  
縈寫哀陳辭漬綿走酌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  
媮隋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已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  
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展  
手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叙次卑  
鄙進越旣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  
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  
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  
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爲  
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  
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蕭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  
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

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  
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  
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  
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  
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  
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  
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  
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不以

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  
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  
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  
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  
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  
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旣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  
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  
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旣厚而養之深取之  
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  
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

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昭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道  
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  
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  
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  
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  
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  
遊講塵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  
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  
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

必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憶計車而借至者  
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  
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  
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  
昔妹之亡兄縻郡緩病弗及療斂弗克臨歸來撫  
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  
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  
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叅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疊疊不休相與追遊蓮華九日涼峯鳳皇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或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噓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潛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

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  
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其後別去二十餘  
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匆匆未及  
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  
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齒蘭茁其芽誦書琅  
然見者驚嗟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莫府再值  
省負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于願疏  
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穰春素秋

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  
鮮人為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  
簞與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  
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  
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  
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寔昆弟蓋自卜居餘四  
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跼  
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逮茲晚歲  
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  
悉何意一朝隻影蹒跚扶病哭君幾不自還一奠

寢門醪單饌薄唯此意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爽不惠和不至流廉不至劇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爲直大姦旣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矯

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旣脩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遺紳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關遂託知己千里赴義一觴薦誠想公如在酒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効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真兩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日金之積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計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斬鑿事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  
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  
計生之先後而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  
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  
其躬行之効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行義信於  
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  
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  
肩顧未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  
人而遂奄然以没于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  
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  
酹此一觴千萬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熹謹  
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  
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  
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  
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  
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  
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  
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

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婁上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計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酌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導姦暴

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及晚歲稱疾  
卧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  
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護慮之口而奪  
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  
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時卒究所施以尉士  
論何期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  
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  
而不忘聞訃失聲涕霽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  
遽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  
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  
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  
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  
論議英發衮衮不窮而臨事應酬從容財處不動  
聲氣日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閑達老大多材  
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  
前列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  
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  
周急不間戚䟽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

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  
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  
卧易簣之旦神宇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  
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  
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  
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平昏憊支離未能亟  
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  
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酌忽焉精爽如  
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于亡友敬夫侍講  
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  
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  
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  
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  
幾何歲月轉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  
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  
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

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  
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奉守瞻言螭首饋奠  
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閎遠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  
歲間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  
亦云戾止更互磨切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  
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庭  
髮鬢拱木荒涼錄世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  
望之懷交切于中一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  
一七夫乎唯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不  
元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  
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  
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  
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  
虜廷白首來歸無所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  
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  
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

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榮然亦露祿仕瞻望  
封闕來拜來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  
拜叔父于嘗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叔母  
于帝之鄉告違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荒  
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與  
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酌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  
此誠意尚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  
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  
一時功垂萬世矣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閒  
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  
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東黃盡與言出涕矧予  
表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復接  
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  
精爽如存尚識慈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海外兄具位謹以香茶

酒果奠于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  
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  
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  
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旣又視其字畫謹  
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  
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  
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  
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  
痾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  
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  
逢猶冀昔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  
允夫而遽至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  
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  
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  
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  
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  
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  
並轡迨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頽衰鬢蒼我

行旣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  
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旣有徵謂可長  
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死去而先遺是  
一老顧影子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  
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  
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唯其清  
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埃  
凡決今則已夫琴破絃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廿有九日癸巳新安

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  
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  
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  
山先生蔡兄季通輻車祖載將就窆窆已飭素車  
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塾奉香  
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  
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



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  
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  
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  
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  
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  
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為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  
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梅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臨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臯亭神及石  
武壘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  
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詩  
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侯其始  
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  
遺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  
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  
至于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

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  
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  
尾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己面南  
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體俯伏  
薦薦以安皇靈肸蠁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  
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愛及昆弟夫婦朋友  
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  
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  
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負如矩之方使  
堯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  
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  
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群吏爨於新宮穆穆威  
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  
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決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  
辭懇請願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某竊惟帝之  
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  
而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  
所考信則皆同敢知惟是天理人物之際帝之所  
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  
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敢篆而題詩之俾歸刻焉其

詩曰虞山之土灘水之渚誰脩虞祀九歌招舞有翼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仁答其祐休載瞻祠宇頽剝支柱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教綱紀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動植潛被恭已在天雲行雨施惠于來世億萬斯年穹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卉裳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于隆于教臣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珣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嘗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讐未報而珙啣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珙父遽至此耶且吾早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棧所為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

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  
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  
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  
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  
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  
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  
年擢充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脩撰知泰州  
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  
司參議軍事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

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為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  
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  
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遷  
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  
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為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  
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  
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

萬眾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  
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  
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  
以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  
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  
不肯釋兵中外洵洵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  
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它盜暮  
硬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  
設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  
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

置

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  
車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  
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  
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因悉麾  
它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  
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  
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金華衛  
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  
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  
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

規

以

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太蹙  
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  
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  
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虜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  
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  
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  
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  
張公然以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

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  
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和  
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謀知我者  
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  
計蜀士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  
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  
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歸公  
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諸將  
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遣  
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喻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

彊督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婁平小盜不以公  
言爲意虜猝至不知所爲逆戰果敗走保石泉將  
吳玠爲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  
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竟而東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  
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  
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  
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  
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  
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  
留玠共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  
泉從兵不及三百久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未  
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  
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  
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  
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遠  
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  
命也亦何言玠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  
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  
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

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薄食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虜知不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啓公更爲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榜毀之公亦以書力爲張公言此已爲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籍弟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令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

齟齬公墳墓者奈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切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爲我語羣盜欲來不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它所虜旣深入無所得而經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已之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离喝兀朮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



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旣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召公赴闕使喻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畝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

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旣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略放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言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有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辨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

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劫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為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而某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既而虜騎入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盟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復以和為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索之急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以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

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復戎閑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

困阨之際充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  
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  
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  
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尚教化  
決姦擿伏不畏強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後  
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  
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  
而歎也公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  
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  
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

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與成孰其德業爲  
多遇族黨親疎曲有厚意蒙荆南府舍葬旣寧縣  
源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次瑞承務郎出  
後公弟祕閣公早卒次珥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  
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  
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  
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所處尤艱且勤績  
最著人至二千今賴之於是旣悉論載其實又泣  
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聖皇帝曰嗚呼其平復罪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誌

之子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卻于秦偏及  
戰錫一士之得厥猷以昭再繼于梁莫相弔死亦  
障其衝校績愈偉岷岷既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侯  
我司其勞曾是弗圖護口誓誓載北載南後貶其  
褒白和匪同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子辱我林  
我泉我寄不淺莫年我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  
我先公勉哉嗣賢公處厥功豈不咸之又毀于成  
勸來者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吉公神道碑

熙熙十年夏六月 尤高閣直學士通奉大夫

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于  
台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計聞天子閔焉詔  
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  
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  
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  
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  
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  
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  
遂中興之列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  
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

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温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竟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耶大治學官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  
至是秦已顯政事上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  
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  
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  
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  
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風言  
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  
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外除知常州又改與州  
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幣公曰縣經賦猶不足  
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

三續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必爲便  
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荐  
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  
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言德則  
雖疆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  
以敵之進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  
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  
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  
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顧而歎曰何  
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

情怫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知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遠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旣聞大駕臨江北必延頸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

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鑿之後而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猶之高麗舶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旣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

欽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必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變賣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成役方逖復行獲魚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心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佑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十半歲用事者惡之以

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上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它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閑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陞辭首陳裴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



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  
 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大萬計  
 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減征賦室滲  
 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  
 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為  
 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  
 其產以次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  
 及縣長吏與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  
 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  
 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

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為文以醵其墓

以公治郡有異等之効改知紹興府充

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

司遣吏索之相持訕訕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

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

民貧賦重而折色為尤甚公以永祐敢宮在焉為

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

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奉謝

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瀦以溉田為利甚廣中者

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為之圖而序之論其

死何詔

兩浙東路

宗正

罪

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  
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拯乃得奏請發常平  
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  
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  
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各復湖菽民大姓利於為田  
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  
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前  
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為築  
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  
臣自越來竊感勾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垂

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為者以俟  
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  
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為獻遷給事中謝日面  
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  
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  
以公為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  
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  
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為章  
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  
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闢高思聰家僮毆傷

中乘  
淳

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  
錯雜民屬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  
是權豪方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  
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真言行事者  
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  
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  
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  
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  
書間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  
知太手州蓋塗民憂事簡舊為樂土而連年調

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  
樓圯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  
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發  
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旋又先事以集而  
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  
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  
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  
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  
姓武斷鄉曲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白狼莠  
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

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衆公命縣實禁絕其醫  
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懸壺濟  
比父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  
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獲瘼以居公凡六爲  
郡政各因其俗務盡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  
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勉嘗言爲邦之惠  
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  
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胥具治納諸費而揭  
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  
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膏塗及是凡六上章正閑  
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  
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  
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  
學人已自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  
下倚以爲重一日仕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  
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  
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  
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曰是益以奇之自爲  
小官一時卿相名之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  
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

以一言承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勲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翫辭不偶又不肯以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條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加以耄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澠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壹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一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

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  
壽歲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頌人附焉公性至孝  
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貨  
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贍以遣之官其兄弟  
之子孫二人方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  
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已資  
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  
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  
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  
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

必事私

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  
無它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  
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  
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下事彫刻而  
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  
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  
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  
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  
具一卮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謁始雖偃蹇竟偶

明哲彼競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勅還轍言  
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  
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  
魚天邑嚴嚴貴彊屏氣張旌以行孰俾吾戴公顧  
曰嘻是足與治于廟于藩姑適吾意姑溪油油惠  
澤春流鍾陵有莠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蛇循始訖  
終俯仰奚愧中輿之原有育其隧我銘不刊以篤  
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兼  
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有舍  
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  
惟陛下哀之時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旦莫且召  
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  
乃深以爲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駟診視未至  
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生口授千餘言使具爲奏  
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羣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  
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  
議大夫致仕及訃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

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仍給葬事明年月公  
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  
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  
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  
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  
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  
請文熹蚤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爲詳  
而公晚歲相子亦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  
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爲建人出居崇安縣  
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

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  
贈太子太保於公爲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幹靖  
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  
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  
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  
郎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學舉進士乙科調監紹興  
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外敦宗院遺少傅  
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爲諸王宮太監李  
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  
時秦氏用權父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識事檜欲用



以追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太宗正丞改祕書丞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真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無推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閹張去為特旨左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東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衆謂軍

虜策還必以征討軍事為寄俄而詔下乃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為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論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為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為公危之公受命櫛梳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手札褒諭

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  
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寇罰外  
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  
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為貪虐以  
快己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  
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餼登  
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戢近懲遠以脩  
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斂精擇郡守誅鉅賍吏以  
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為上  
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大曰和

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脩政  
事以疆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為  
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  
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為督府  
擢為叅中下公皆奏以為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  
皆罷去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  
公者出公為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  
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  
頗難之既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  
為始大畏服凡吏負外置者悉罷之交租米使民

得自操葉其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飢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急乘車怒猝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直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出師即朝廷以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使即爲遣兵而詔報

檢口

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湘陰羣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簡役兵擊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皆隱賊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揚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

通糧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鏖龍岡下賊兵數已  
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  
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莽山賊  
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  
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者  
尚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  
歲盡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後  
故田宅者以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  
狀又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  
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  
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  
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  
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旣定竟內正清於是公乃  
宣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  
靈雖幸破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歛以安吾民即  
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  
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  
厚撫犒嚴紀律而時勒習之於是湖南隱然爲重  
鎮茲盜屏迹商旅復野宿焉三年召還見上首論  
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

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  
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  
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  
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銷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  
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請亟選武臣之  
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而貴游子  
勇閭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爲焉上皆然之  
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閒復從容言於上  
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  
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  
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  
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  
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  
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所宜  
不者亦使任其無它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  
備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公辭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  
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  
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  
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容訪問盡得其

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  
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  
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  
以圖內修之實則外攘之効將有不能自己者計  
不出此而欲淺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  
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  
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  
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  
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諸  
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  
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恥爲己任以是近倖側  
目而流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齊居請雨一  
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  
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真有不容髮者  
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大其應豈不亦猶是乎  
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  
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覲既遂去未幾而大淵  
死上憐覲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  
而慶盛德之日新柰何遽復爲此且此曹奴隸耳  
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

然

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為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廣疏不得隱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然

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等與

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為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會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

數事爲獻上蹙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與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一不勝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口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爲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諫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郭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爲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士著自愛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施其賦役隨鄉團結而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帝嘗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



說

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脩舉之類  
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  
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  
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  
實者爲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畫未立  
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政  
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  
氣也今不憂元氣之憊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  
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  
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關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  
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  
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  
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  
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  
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所  
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  
飢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  
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  
遂以無事一旦湖北茶盜數千人入竟公盛軍聲  
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盡先

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為戒遂亦  
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禽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  
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竟  
後帥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  
江西犯廣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十人為費以  
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  
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奏  
閣夏稅錢六千萬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  
沿納它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所蠲  
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過糴即它  
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並其罪詔皆從之以  
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谷  
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  
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  
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糴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  
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  
事分遣羣屬循行竟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  
幽隱畢聞縣給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  
罰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  
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

其績賜書褒喻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被旨覽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役蓋不及民也上積公勞劾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在文以為戒所薦則故相魏國陳公桂帥張弼敬夫也別以手書說敬夫而熹亦與焉其

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宜讎恥為深恨蓋其忠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勸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母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

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  
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蜀張子  
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程公  
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官而刻陳忠肅  
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  
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听爭而  
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  
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爲  
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晚歲皆  
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

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荆  
州時北虜亦每使謀者謁公家世蓋知其忠義之  
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  
祠之而建康爲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四  
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  
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  
故兵部尚書社之女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  
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奉  
表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劍州劍浦縣尉呂

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  
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郎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  
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爲無用之文  
其駁義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  
從事郎珙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  
見聞者也因刻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失我秦平東游三紀汴洛羶腥帝始靈  
承俯仰顧歎曰汝在廷孰抗斯難爰有俊哲三世  
一心忠精義烈思遠憂深沫血奮辭曰此讎恥乃  
盟乃歡願得無泚不有豪聖孰慮孰圖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抑臣有聞在周中圯旣脩乃禳厥仆斯  
起惟聖時監利伸否蟠毋棘其欲毋溺其安帝曰  
俞哉予欽汝誨旣啓于中盍布于外澤流威燁汝  
則來歸卒輔吾志以究汝爲四鎮十年帝適西顧  
彼皇顛蒼胡奪之遽我最其迹有孝有忠有政有  
事有言有功嗟爾嗣人尚承厥變公思不忘天子  
神聖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